

生命传递的悲壮

杜文和著

桥畔的冷云垂野，桥畔

还有桥畔的声声暮歌
不以所藏私子孙，

而推惠于乡里

是古越藏书楼主人的豁达大度

走正人先生

那个被用褪色的布袍老人做想是树出冷峻目光

桥畔的冷云

智者的苦痛，

看到了

使得古越藏书楼与古越藏书楼主人双双彪炳千古

东方出版中心

生命传递的悲壮

杜文和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传递的悲壮/杜文和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5. 8

ISBN 7 - 80186 - 355 - 0

I. 生... II. 杜...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4791 号

生命传递的悲壮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8.25 插页 2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355 - 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且算自序

有一种散文，有天风朗朗的大气；有一种散文，有雄视八荒的豪迈；有一种散文是将身边的琐事捉来置于笔下，将个人直接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全盘示人。我的散文更多的则是将自然、生灵、历史，用文化的小火去熬煮，有时候突然变得聪明了就投几颗智慧的盐粒去釜中，直煮得雾气氤氲，周围的物事都暂时地模糊了，心里就感觉到有一点创作的满足。

我写《大树屋居士》、《有巢氏》、《蟹荒》、《黑色猎户星座》、《诡怪三屋》、《雪野人迹》、《荒村隐有高人》……便每每褪下日常生活的外壳，让心灵飘逸开去，去原始大森林寻觅猎人的篝火，去河网水乡谛听怒蟹的呐喊，去雪野追踪人的足迹，去叩问荒原上那一座古堡、深山中那一座竹屋、孤岛上的那一座茅寮……

我想我如果能用散文来营造一片又一片氛围，来提供一种又一种意境，以让劳人的精神得到片刻的小憩，或进入从未接触过的异域徜徉那么一回，大概也能算是又一种功德。即便有一些所营造的氛围与意境超乎现实之外，恐怕也有人会欣然前往的——人们并不完全满足现有的环境。

散文固然能够宣泄情绪，但人们常被生活琐事所累，散文家如果也喋喋不休地去唠叨自己的生活琐事，或许会累上加累。所

以我的散文更喜欢在氛围与意境的营造中获取安适。

如果房间里有一壁书，书架上再有几样竹雕、古砚、笔洗、瘦木小钵一类不俗的摆件，那么关上门，于我而言就是一篇清静的散文。

作者

2005.5

且算自序 / 1

慈母泪 / 1

生命传递的悲壮 / 7

蟹荒 / 13

幕前·幕后 / 20

寒鸦·火鸦 / 24

捕夜 / 28

荒村隐有高人 / 33

且作石梁一夜僧 / 42

寻找南宋 / 47

古砚祭 / 57

赋闲的将军 / 77

大树屋居士 / 83

屋檐下,一条狼狗 / 89

- 诡怪三屋 / 96
- 子孙饭 / 100
- 暖滩 / 104
- 有巢氏 / 110
- 古桥遗韵 / 113
- 桥头的最后一座矮屋 / 117
- 苦侣 / 120
- 世纪老鱼 / 124
- 雅饮 / 127
- 哀大生灵的绝灭 / 130
- 宋龟 / 135
- 天谴 / 138
- 黑色猎户星座 / 141
- 雪野人迹 / 144
- 捕兽三绝 / 147
- 猴脑 / 149
- 竹传 / 153
- 古越藏书楼随想 / 156
- 评点绍兴 / 159
- 青藤书屋记 / 165
- 再识徐文长 / 168

- 放翁泪 / 171
- 煮石山农行状 / 175
- 走近大先生 / 178
- 快园里的张岱 / 183
- 叩访古鉴湖 / 186
- 永和九年,兰亭 / 196
- 探花台门里的几件旧物 / 198
- 瓷器的始祖 / 201
- 禹迹 / 204
- 祭禹记 / 216
- 书舟双楫 / 219
- 越王剑 / 224
- 木客大冢 / 228
- 绕屋梅花三十树 / 232
- 岩韵 / 235
- 书法与文学 / 238
- 卧游山水 / 242
- 老屋·长廊·小巷 / 246
- “发现”苏雪林 / 248
- 砚田无荒年 / 251
- 从一方宋砚想到苏东坡兄弟 / 253

慈母泪

中秋月圆,醉了多少游子,在我却是千古堪哭的一日。

如果说我的心灵深处埋藏着隐痛,如果说我有常年自我谴责的一憾,如果说我有自己也不能原宥的罪孽,那就是对母亲的忤逆。我在母亲弥留之际离开了弥留的母亲。

抱憾终身啊,长恨绵绵!

乌鸦尚有反哺之心,儿子若不能在母亲生前承欢膝下,那也该在母亲病榻旁熬几个通宵,侍奉一杯水、一匙药,掬一捧泪、一抔土,把母亲哀哀地送入地下,也算得聊尽绵薄,给母亲一个草草的安慰。母亲在儿子身上倾注的爱,儿子是无法等量回报的,也没有哪一位母亲苛求或为难自己的儿子,但做儿子的若不能陪伴母亲颐养天年,那起码也该守着母亲以终天年。倘若母亲溘然逝去,儿子无法奉上最后一瓣心香,只能在接得凶信后匆匆赶回,捶胸顿足,抚棺一恸,或只能匍坟嚎啕几声,那属于无奈,尚情有可原。可我,在母亲病危得汤药不进不能接纳儿子任何实质性报效的时候回到母亲身边,却又要我在母亲需要我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离开母亲。

我要走了。终于要走了。这一走,将是与母亲的永诀。

我知道这一别,将是生与死的离别,不存侥幸的生与死的

离别。

我知道这一走，尽可以再度归来，再见故乡，再见旧宅，再一次寻找逝去的童年，寻找孩提的梦。可母亲却是断然不能再见。惟有怆对门上那锁，那空落的庭院，那砖阶缝中的衰草丛丛；惟有难言的凄清，无尽的神伤；固然还会有泪眼中迷濛了的影子——母亲迎子归来的欢欣、含嗔的唠叨、犒劳的忙碌，但那毕竟只是凝眸瞬间，双目微瞋时的存在，若将眼睁圆了寻个真切，若把眼皮锁上片刻，一切便会归于幻灭。

别了，母亲！没有再见的永别，没有了再见的预期。

走得沉重。

也走得悄悄。

怕惊醒母亲？像往常那样踮起足尖溜出门外玩水？不，我要叫醒母亲，像往常那样向母亲哭诉受了欺侮的委屈。母亲不会醒了。母亲已近昏迷，那是病危前的昏迷。

我攥着请假条的手心在冒汗。短短七天的到期注定了我的归队，注定了我的抱憾终生绵绵长恨。我再次检看请假条，怀着希望能在“七”字的之前或之后再发现一个数字的侥幸。请假条若肯通融，我发誓我会沐手焚香把请假条当圣旨来跪接。请假条无情，我恨不能把它扯碎。请假条容不得篡改，续假也得不到时间的允许，要么就是如期归队，当一名好兵；要么就是超假，守着一息尚存的母亲，做一个孝子。

抉择痛苦，痛苦的抉择。世事何以如此的两难？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曾以忠孝难能两全抚慰过我自己鞭打自己在心灵上所留下的创伤，但圆滑的开脱总是难以使负罪的沉重一心顿释。

何不事前赖着脸皮使请假条上多添一位数字？我不知母亲沉痾如此。母亲怕惊着自己的儿子，临危报凶只是嘱人轻描淡写一句：“母思子心切，盼归！”发报人走后，母亲复自觉不妥，惟恐

儿子全无思想上的准备，回家骤见母亲危状，惊了肝胆，遂又囑左右将那人追回，重拟电文。所以我只是凭着“母思子成疾，望儿速归”的一纸电文而准假，而仅获短短七日的回家自由。不惟不知母亲病笃如斯，连母亲病逾经年的事也是毫无所知，所以我在通常给母亲一月一封的信中，连“惊闻慈母卧病，不胜悬悬，伏惟慎疾珍摄”之类的孝思也没尽过。这亦为我多年来心中又一隐痛。

我终于还是要走的。母亲的宽容我想是能原有自己的儿子的。我的一走，固然会使母亲带着深深缺憾走进别一世界，可是我若留下，恐怕也会给病危的母亲徒增另一种不安。就在前一天，早已神志模糊得晨昏莫辨的母亲，竟然还确切地记着我的到假和行期，艰难地对我哥哥说：“明儿七天啦，和子该走啦！”那是怎样一种力量的支持，那是怀着何种心情在计算！母亲临终前还惦念着儿子。提醒儿子别忘了归期，惟恐我耽误了前程。我不走，母亲必会又有另一种深深的隐忧挂在心里。

母亲将要上路远去，我又何忍让母亲为我背着长久的惦念到另一个世界去忧心如焚！

将再见不着母亲了，做儿子的时代结束了。以后惟有别梦依稀。以后将会只有这些记忆：

鸡叫了头遍，天朦朦亮，母亲窸窸窣窣穿衣下床，随后开门，放鸡，鸡咕咕叫，还有沙沙的刷锅声……我则迷迷糊糊进入了回笼觉，身心整个儿沉浸在一种依赖和安全感里……

暖融融的春日，中午背着书包进村，但见炊烟四起，一缕缕从各家瓦舍里逸出，小狗温驯地脚前脚后跟着。在这恬静的氛围里跨进家门，听得菜儿倒进油锅里爆出“咻啦”一声，香味弥漫开来，我便口角垂涎了，嘻着脸皮要母亲挟一块放我嘴里……

那日傍晚，我和母亲到碾坊去碾米，突然我肚子阵阵绞痛，母亲顾不得在当时是弥足珍贵的那一担米，急急背我回家，我望着

母亲佝偻艰走，鬓旁几缕白发，心中一酸，呻吟再不敢出声。那一夜，母亲通宵把那双糙手在我腹上轻轻摩，轻轻摩……

一切只能全靠记忆来重温了。

母亲的生命是被癌夺走的，村人说母亲走得那样匆匆与我不无责任。起因在1972年冬，带兵的来了，我去应征，偷偷地。母亲虽晓得参军的荣耀，对自己的儿子也真走上当兵这一条道，却是不舍得的：“1960年那苦日子都过来了，眼下再穷，也总能省出一口孩子吃的，凭什么叫孩子走呢？孩子还小，一人出门在外……”母亲不准我当兵，除了传统的偏见，更多的则是想到自己不该过早地推卸掉母亲的责任，不忍心儿子过早地离开母爱。

我还是参军去了。怕母亲送行时悲伤，没敢告诉走兵的行期。当时新兵集中在镇上一座空场子里，听着军官训话，我一扭头，不知母亲什么时候也来了，远远站在墙角处抹泪。形形色色的老百姓，转眼间被一色的草绿统一了，难分个别，母亲却一眼便辨出了我。待到新兵被允许可以自由一刻钟时，母亲急急走来，从发髻上拔出针线：“鞋哩？帮口绽了，走路不便。”我从背包上抽出那双松紧口布鞋，看着母亲仔细地穿针引线，我第一次眼眶湿了。这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归。”

听说我走后，母亲时常抓着我穿过的衣裳发愣，时常撩起围裙擦泪。见着别村的军属，倍感亲得了不得，于是一堆儿流泪。听说哪地方回来一个当兵的，能赶十多里路去打探，询问部队好不？可吃得饱饭？母亲的泪眼里稍稍能看到的一点安慰，就是新兵临走那会儿，带兵的几个军官对着新兵队伍中一人指戳，母亲看见了那被指戳的是我，看见了那几个军官啧啧称赞的神色。

可是两个月后，母亲收到我寄回的一只包裹，稍稍搁起的牵挂又触动了。我的新兵生活是在一片沼泽地里度过的，那地方本是劳改犯刑满就业处，后来囚徒撤了，这里便驻扎上一支部队屯

垦,条件自然艰苦,数十人合挤一片稻草铺。还隔几天来一次夜半集合,十万火急,以提高集结速度和应变能力。这样,每个人身边除必要军需外,一切从家里带来的民用品都得裁减,我便将一件毛线背心装进包裹打发回家。母亲见到包裹已自心酸,待得仔细抚摸间突然发现背心上粘着几根稻草,立即便哽咽了,心里早就存下的许多忧虑一时全被证实了。之后,凭我怎样解释部队生活的优裕,母亲总难相信,就连一个礼拜吃一次水饺的绝对真实,也当作是儿子对母亲的安慰,当作儿子懂事了。我越是在信中表现我的愉快,母亲越觉着我有了宽慰母亲的孝心,越内疚自己怎么忍心把这样好的一个儿子送到千里之外那地方去吃苦。

我的疏忽铸成大错。

以后,母亲的泪水便常常打湿枕头。

不久,母亲身染癌症。村人认为癌与精神上的压抑有着联系。

再以后便是手术,疗养。母亲多么希望儿子在身边侍奉,却吩咐一个个可能与我通信的人切勿走漏风声,惟恐动摇了千里外那一颗军心。足足封锁了一年,直到临危。

母亲对一个儿子的全部给予,我只草草报答了七天,微薄的七天,且在母亲临终时退却了。

我又要走了,我要返回屯戍在沼泽地上的那一块营地。

再看一眼母亲,最后一眼了。

已是奄奄一息的母亲,大概觉察到了病榻前的脚步声,嘴唇微翕。母亲早茶水不进了,我使用棉球蘸了凉茶在母亲唇上湿湿,母亲嘴唇仍是翕动,神情显得焦躁。常年侍奉在母亲身边的哥哥似乎懂了母亲的心思,忙说:“和子已经走了。”母亲的神情便安详了,渐渐地,一大滴泪在眼窝里蓄得满了,沉重地滚落在枕上。

慈母的泪啊!

见不到儿子了,再见不到了。再不能将儿子蔽在翼下,再不能提供母爱的庇护。母亲多想再看我一眼!

我可是母亲看大的啊!

听说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母亲一手掌灯,偏着头一看就是半宿。及至我念中学住在离家二十里外的镇上学校,每到礼拜六傍晚,母亲便在门外远眺,远远见着我的身影,立即便返回屋里做一碗黄亮亮的蛋炒饭等着。有一回下雪,礼拜六没有回来。第二天,母亲赶到学校看我,篮子里装着一罐鸡汤,一袋炒面……我望着母亲顶着北风返回时身后雪地里留下的一串深深的脚印,望着,望着,双眼渐起模糊,便不敢再望下去。

我这一走,母亲便再不能将慈母的爱心用目光布洒给她的儿子了。

我心欲碎。想到父亲远在上海,母亲拉扯我们成人的艰难:灯光下的缝补。月光下的田间劳作。为度饥荒,跟着晓星步行四十里买一担胡萝卜回来,途中歇下担子,拿一根胡萝卜在衣襟上擦净了,又放回筐里……

我晓得母亲的艰辛,自小便不敢惹事,一切总想往“乖”里去做:打猪草总把篮装得满满的回家,剥草皮、拔麦茬……一切都为母亲,为了让母亲高兴。

我不能不走,也是为了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息。

我终于走了,母亲随后也走了。

永诀在中秋月圆那时。

月又欲圆,我心复碎。

我未能在清明给母亲化一枚箔锭,我当在中秋焚这一页纸去。

生命传递的悲壮

一

一棵枯树，光秃秃地立在荒村外的陌野。

某夜，风高月黑，枯树遽起怪叫，怪叫极为凄厉。起先是嘶号出恐怖的长声，继而则渐显得短促，似更为惶急。哀号终于啞哑下来，渐低渐弱，终成绝望的强忍着的呜咽。

村人不忍听闻，也跟着悸惶了一夜。

第二日白天无事。夜里哀号再起。一连数夜，终于断停了撕心裂肺的号叫。

于是选一个晴朗的白日，村人聚往枯树那地方查看。枯树的秃丫上悬挂着一只大枭的骸骨。肉没有了，一丝不剩，壳子似的骨架很干净。而枭头还在，依旧完整。颈下一绺白毛，额上一对毛角，眼是紧闭着的，硬喙死死叼着树枝——因叼着树枝而悬挂在树上。再看枯树的洞穴里，败羽零落，一窝小枭作着饥饿时的张望，已经开始坚硬了的黄喙上似乎犹有血迹。

又是数日后，大枭的骸骨跌落了，而枭头兀自悬挂着，一颗孤零零的枭头在冬日的寒风里摆晃，在荒原的旷野里张扬着一种生命消失的苍凉。

梟头坚硬的喙依旧死咬住如铁的枯枝。

树洞里的小梟们走了。母亲的血肉已被撕啄得再也无可挑剔,母亲的消失使它们感觉到这世日已经没有依靠,该分散开去自谋生路了,同时小梟们也在分食母亲的竞争过程中获得了生存的自信。老梟以其自身的牺牲使饥饿的小梟们在寒冬里能得到一顿饱餐,同时也是以自身痛苦的消灭来悲壮地宣告一个家庭的解体,宣告许多生命的独立,并预示未来将会分蘖出更多的家庭。

一个孤独的梟头挂在树上,坚硬的喙依旧死咬住如铁的枯枝。试想当初献身给子女为什么要选择悬在树上这一方式?是为了锻炼小梟们俯冲捕扑的能力,是为了腾出一定的空间免得小梟们争夺中互有误伤,紧咬枯枝是为着坚忍苦痛,为着抵死不吐一句怨言,为着任凭攻击而不置一喙不作任何抵御——老梟坚硬的硬喙即便是下意识的防卫也足以能使一只只小梟丧命,它的用意是捆绑起自己的武装从而自绝反抗的可能。

高高悬挂在枯树上的该是一面母亲的灵旗。

二

秋后,一群歇息在滩涂上的紫燕突然变得焦躁起来。为着避免入冬后必然会有寒流,该回到大洋的彼岸去了。它们是从大洋彼岸来的,来到此岸的丛林与沼泽地产卵孵雏。如今所有的雏燕都已经褪净了一层绒毛,令箭似的紫羽毛已经同母亲一样有了泛黑的光泽,但嘴壳的黄色仍在提示着一只只生命的幼稚以及阅历风雨的肤浅。这就是说一只只新鲜的生命尾随着母亲去蓝天展翅已不是一件难事,但它们毕竟还嫩,翎管还没有全部角化,有限的耐力还不能承受远征的沉重,要想横越眼前的大洋是断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所有冒失的雏燕都不明白,而所有做母

亲的都知道要真的率领孩子们横越大洋，孩子们必定将折翅半途，无一幸免。它们都是初春时从大洋彼岸来的，了解大洋是怎样的宽阔，它们更了解自己的雏燕只有大洋横宽一半的飞行能力，而这一段洋面绝无一座小岛没有一点可以提供歇脚的机会。

做了母亲的紫燕固然可以拍翅数日后安抵彼岸，但做了母亲的紫燕在孵育一季后所剩的体力也仅仅只够抵达彼岸，完成一次跨洋飞渡后绝对再无余力去向任何一只雏燕伸出援手。

如果将雏燕继续留在此岸这一片丛林和沼泽地里，那么等不到羽翼完全丰满，很快就会卷来的寒潮将会冷酷地使它们僵硬在野地里。

进退不能，无情的两难选择使得所有的母亲日益地变得焦躁不安。而母爱正是在这种困难的境遇里耀亮出了辉光。

数日后，紫燕群终于开始了飞渡洋面的远征，千百只散布在高空，麻麻点点于水天之间。

每一只紫燕的背上都匍伏着一只雏燕。

老燕驮着小燕强行起飞，负载着接近自己体重的分量横渡大洋。

老燕舒展开来的双翅似乎已不再有往日的潇洒，甚至在与气流相搏的接触间还隐约显露出震颤，它们明白它们所肩负着的生命的沉重，它们更预见到不久之后所等待它们的将是怎样一种结局。此行一开始，它们所走向的就是无边的黑暗。但所有的老燕几乎都竭力平衡着内心与身体的波动，将背尽可能地摊展开来供雏燕歇伏得舒坦一些，当然还不时地扭过头对背上叱喝一些什么。

雏燕的好动并不因为叱喝而停止，双翅虽抿着，眼睛则骨碌碌好奇水天一色的浩淼，惊异同样会飞的自己竟被母亲驮在背上，不明白离开熟悉了的丛林和沼泽地所要去的将是什么样的地方，年幼的无知使它们所看到的只是如洋面一样的茫然。